



自廿世紀初期至今，統稱為現代建築的時代。在人方面，美國現代建築可分為三代 (generation)，這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對建築、都市計劃及人文的看法，代表了當代大部分人對這個世界提供服務的態度。

第一代可以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 及密斯 (Mies Van Der Rohe) 為典型，這些人是現代建築的英雄人物，他們在三〇年代趨於成熟。他們相信建築是文化的主力，建築可以鑄造 (甚至改良) 生命的型態。他們足跨兩個世紀，因而對十九世紀裝飾性極強的西方建築有很深的反感，他們認為廿世紀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要把西洋都市文明一股腦抹掉；於是他們失去了向上的依承，和西方當時的社會脫了節，萊特由東方日本建築得到了靈感，密斯則在機械中發展思想。我之所以說：這一代是英雄時代，因為他們充分的自信，主觀而近乎霸道的主張。

二次大戰及經濟恐慌使建築的職責不再是人類命運的模式，使第二代的大師對第一代的形式加以調整，以一種較不抽象的形式表現出來，換言之，較接近現時社會了。第二代在五十年代大放異彩，魯道夫 (Paul Rudolph) 是大膽雕刻主義的代表人物，強生 (Philip Johnson)，是新古典主義的好例子，他師法密斯，不止是依賴密斯的例子，而甚至依賴密斯的形式。這一代的人英雄色彩已淡了不少，可是個人表現主義依然不減，甚至要更強些了。第二代建築師的信仰是建造人為環境，以符合理想的形式及社會影響為目的。第二代的大師如今正是建築界的主力，也是一般本地建築系學生所崇拜的。

如果說第一代大師們是宮廷畫師，為了貴族 (有錢人) 的喜好及主觀做畫，那第三代的人只能說是民間藝術工作者了，他們只是忠實的表現當代社會，正如第三代的發言人范求利 (Robert Venturi) 所說：建築是現代生活的「混亂與矛盾」的描寫。如果用數學做比喻，第一代 (I) 代的大師自造方程式 (建築鑄造生命型態)，而用自己的設計解之，而第三代的建築師以他們生活於斯的世界為方程式，提出自己的解；這兩種態度之不同是顯而易見的。要了解第三代，以范求利的 Guild House，(費城老人公寓)，為例是最佳不過了。在 Guild House 中可以找到一切費城人熟悉的東西，例如二〇年代之複雜錯綜的公寓平面及十九世紀費城之單純建築材料。基部的白磁磚面及上端的白磁磚線分整個建築為基、體及頂三部分，這是一種歷史性的組合 (亦是為人所熟知的)。入口頂部的鍍金天線，提供了一種顯著的雕刻意味及近乎淒慘的真實與悲哀 (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些便宜貨)。熟悉的窗戶形式，未經修飾的磚及規則的開口說明了這是一個住宅。范求利的設計不一定都有很佳的說詞，可是都是為人所熟知的意象及尺度 (scale)。

第一代建築師可說是高高在上 (文明的主流)，所以我稱之為英雄。他們對社會不但是居於領導地位，還有一些指導的味道，他們在象牙塔中做工作，他們否認了傳統的老形式，可是仍脫不了老式修道院式教育的封閉。第二代建築師最大的進步是已有「悲天恤人」的胸懷了。魯道夫也強調過地方色彩 (不過在他的設計中幾乎找不出地方色彩)，這一代的大師表現慾都特強。有人說：悲天恤人已不錯了，可是我總認為悲天恤人仍有一種由上看下的意味；第三代的建築師已與一般人混為一體，與一般人站在一條線上來為他們解決問題。此外，對整體環境也更加注重了，生態學污染問題都是這一代人所注重的。

我以一個學建築的人來述說現代建築，而附帶說明我對服務的態度的看法。我常想：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是那些請不起建築師的人，難道我的教育就是為了有錢人的腰包而受的？前些日子聽說在 Yale，莫爾 (Charles Moore) 帶了一些學生為阿伯拉契山區的某些地區做了一些規劃，我曾為之拍手叫好，為什麼我們這些大學生辦不到呢？